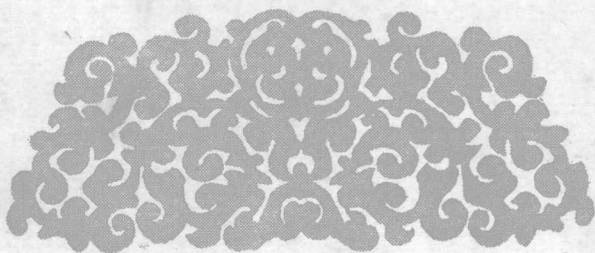




魯迅散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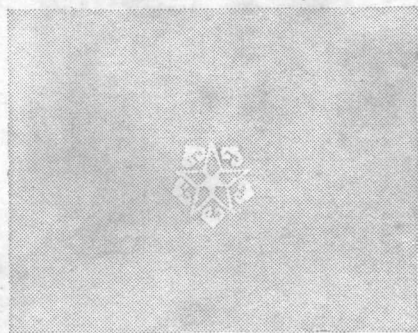
雪 葦 著

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魯迅散論

雪 葦 著



✦ 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



書號：滬 539 (21—152)

魯迅散論

著者：雪 葦

出版者：華東人民出版社
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者：新華印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滬1)1—9,000

一九五一年八月初版

目次

代序：紀念魯迅的話·····	一
導師的喪失·····	七
論魯迅先生的『轉變』·····	二四
魯迅先生的寫作理論·····	三一
魯迅先生思想概觀·····	四三
『野草』的『題辭』·····	五二
論『野草』·····	五八
魯迅先生年譜·····	九〇
再版後記·····	一一五

代序：紀念魯迅的話

一

魯迅的思想像個大海，憑各人的力量和容量，能吸收多少而得到多少；那好處是無限的，那力量也是無窮的，問題是在我們自己有多少領會的本領，有多少能夠吸收得進去的質量。

魯迅誠然是偉大的，但誰都可以學習，因為只要學到他任何一點，都是好的，都有益處。他早就說了：『縱令是一窪淺水，也可以學學大海，橫豎都是水，可以相通。』在這點上，他的主張也是最平易、最近乎人情的。

學習魯迅最要緊的是無限的誠實：一是一，二是二，即令自身是雞狗也吧，只要自己知道，不掩蓋它，有這個『自知之明』，便好下手改革。不然，單憑一股風，沖昏了自己，執住一點便無視一切，甚至執住一點去否定一切，那是與魯迅距離最遠

最遠的，決沒有可能學習到一點魯迅。

我們這一時代的人底弱點，常常是爲個人打算鬧昏了頭腦，阻塞了智慧，以致經常在出許多笑話：常常自以爲做得極得意，以爲從此可以站在別人頭上或愚弄了別人的，恰正好在那裏最爲出醜。孔雀開了屏，自以爲是牠能向萬物投出驕傲的時光，但恰是此時牠露着個屁眼。要賣弄『聰明』，不先懂得這點是不行的。而懂得了這點，就明白最好的做人方法還是老實。魯迅是最不修飾，最爲平凡的；但正是他最爲光華，最爲偉大。那根基，則不過在人生的長途上首先做好了這一點——澈底的老實而已。以上的話，在他逝世十二週年紀念的時候提出來，送給我們大家，——連我在內。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日之晨，濰縣。

二

很久很久以前（一九一八——一九二五），魯迅先生就以無上堅定的信心號召我們，號召中國所有的青年們說，中國幾千年來的歷史，不管它改朝換代是來得怎樣

多，但在人民，則不過祇是兩個時代，一個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一個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但是』，他說，『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不是做奴隸或連奴隸也做不成，而是真正的人民翻身勝利的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見燈下漫筆）而且，他還說：『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祕製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向前進。』（生命的路）

百年多以來，特別是三十年以來，我們勞動人民都是以這樣無限英勇的精神進行絕不疲倦的鬥爭，到今天，我們是真真實實的勝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由偉大的毛主席宣告成立，實現了中國過去歷史上確實沒有過的第三樣的時代，人民的時代。所以，在這時候來紀念魯迅先生，我們大家，連他自己（如果他還活着的話），都會感到異常欣慰。

在很多年以前，也同是那個時候，魯迅先生就教育我們的人民要學習蘇聯人民，學習他們一樣作真正的革命鬥爭。他指出：

看看他們，『抗拒這「來了」的便是有主義的人民，他們因為所信的主義，犧牲了別的一切，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灑滅了煙燄。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一九一八年，聖武。）

而且，在四面八方都有人在非難他們人民勝利後的革命專政的時候，魯迅先生仍舊堅決的號召站在蘇聯一邊，並清晰的解釋：

『俄皇的皮鞭和絞架，拷問和西北利亞，是不能造出對於怨敵也極仁愛的人民的。』『平民總未必會捨命改革以後，倒給上等人安排魚翅席，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上等人從來就沒有給他們安排過雜麵。』（一九二六年，爭自由的波浪小引。）

今天，當我們以與蘇聯人民同樣的革命精神、革命氣概進行革命鬥爭得到勝利之後，在我們人民的新中國誕生的時候，蘇聯和我們這兩個偉大的民族已自由自在的『會師』，兩個偉大的國家已手挽手站在一起、交談在一起、歡笑在一起了。在這樣的時候來紀念魯迅先生，我們大家，連他自己（如果他還活着的話），也都會感到異常欣慰。

魯迅先生的遺志實現了，魯迅先生前後十年在這裏受着蔣介石及其爪牙們欺凌和

壓迫的上海，現在也被人民解放軍用鐵掃帚打掃了，在自由光明的新中國的上海來第一次紀念魯迅先生，自然也是令我們無比地興奮與快慰的。

但是，現在人民的新中國剛開始建國，毛主席說過了，我們要完成的是中國勞動人民的最後解放，和這個比較起來，目前的勝利，祇不過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緊接着來的、人民所付託給我們的第一個巨大任務，就是如何組織建設，把我們這一擁有五萬萬人口的落後的農業國家變為先進的工業發展的國家；在這一長時期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建設的歷程中，我們還要組織起文化建設的高潮來與之相應。這一歷史時期的文化建設，是從來沒有過這樣大規模也從來沒有過這樣新穎的社會啓蒙運動的文化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建設。這一啓蒙運動的思想內容，絕不是屬於十八、十九世紀舊時代的那種民主主義思想，而是這樣一種民主主義的思想，這種民主主義思想，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並即直接被包容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之中的。而魯迅先生，便是我國現代這樣一種偉大的啓蒙思想家；從這裏，我們才正式接觸到這一偉大思想家的思想中心，才得全部享受他遺留給我們的最豐富的思想遺產，才達到把他三十年如一日所鍛鍊出來的偉大思想以巨大廣闊的範圍

實現到人民中間去的時候。

這樣，讓我們在他逝世第十三週年紀念日寄出希望吧：我們大規模的來研究與應用他底偉大啓蒙思想的工作從此展開。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上海。

導師的喪失

在最大危險的當前，

我們喪失了我們最良好的導師。……

我們的喪失魯迅先生，比蘇聯人民的喪失M·高爾基更要嚴重！

整個的蘇聯人民，早已經自己結束了他們悲慘的、被壓迫的生活，建立了一個燦爛的、自己的社會，每個人都伸直身子，立起認真的做人。而且，由於新的創造的培養，他們的先覺的領導者已經是那麼多，無論在哪一方面，都有着適應各項需要的繼承者。我們現在呢？整個民族正處在萬劫臨頭的懸崖上，幾千萬已經被魔鬼們所葬送，幾千萬正在陸續被葬送着。國內的情勢正是這樣的混沌，清晰的思想導師是這樣的缺乏。正是這樣萬劫臨來、痛苦奮鬥的今天，我們最偉大的思想導師——魯迅先生竟逝世了！這給予我們的悲痛，是不能拿和四個月前M·高爾基給予蘇聯人民的悲痛相比擬的！

自然，我們有什麼話可說呢？『……請了美國的D醫師來診察了。……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然而D醫師的診斷卻實在是極準確的，後來我照了一張用X光透視的胸像，所見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診斷相同。』（死）像這樣，還有什麼可以希冀的呢？還有什麼可以希冀的呢！……

一八四二年以後，不斷加速展開的突然破產和空前饑荒，結果在我們的社會層中孵化出整千整萬的『蝗蟲』。這般東西，從『破落戶』的窗戶間成羣成羣的飛出，普遍散佈於各個社會的角落，各各適應它底需要而佔據着一塊小地位：從『白相人』到『職業革命家』，從測字算命的『術士』到『革命文學家』，……用着各種不同的臉貌，操着各種不同的語言，做着各種各項的『職業』，假借各種卑怯和英雄、清高和無恥、墮落和前進的手段，來攫取他私人的『利潤』：或竊財害命，或出賣人頭，或『掙』革命的歷史地位做敲門磚、墊腳石，或欺恐嚇詐，在弱小者的身上營生。翻來覆去，『理論』，有，而且多着。『策略』，有，而且多着。但這陰謀的結果，則深深地毒害着民族生命的中心，玩弄吮吸真實的人民大眾的血液。他們是『做戲的虛無

黨』（馬上支日記——華蓋集續編），是『跟隨着獅子的狼』，『爲要飽嚼他們的殘餘，並且，那頭獅子害着病或受了傷的話，便要謀害它』。（R·羅蘭：論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譯文新一卷一期）但他們還沒有狼那樣的『野性』和爽直，又類似灰老鼠或癩皮狗，而吃喝起來有時卻比狼還更兇殘。他們無所謂『節操』，更無所謂有什麼『真理』和『人民大眾』。他們可以東盪盪，西流流，今天一個樣子，明天又一副神氣！但當他們正在做着每副臉孔時，是認真的。他們可以做『民族英雄』，也可以做『漢奸』；可以做神氣十足的『革命領袖』，也可以做最澈底的革命叛徒。這是中華民族解放鬥爭中最毒的毒害，最危險的敵人，他們真具有使『人民大眾』陷入永劫不返的力量！

魯迅先生，就用他一生的主要精力和這般東西鬥爭過來，到死的現在也在與之鬥爭。他以自己決然相反的鋼樣的操守，堅韌惡辣的戰術，來進行這無與比並的偉大堅苦的鬥爭。他由此不惟做成了革命戰士的堅鋼鍊成的模範，而且做成一切在前社會裏出身的、向光明的、無休息的人們之惟一可靠的引路者。通過了不同的時代而一直貫穿了他底一生的，是他的全面性的健康：生活上，戰鬥上，創作上，文化的移殖介

紹上，甚至在文體及寫作風格上。

澈底的自我犧牲，精密的是非之辨，最堅韌的戰鬥操守，最聖潔的人格的典型——

『假使我的血肉該喂動物，我情願喂獅虎鷹隼，卻一點也不給癩皮狗們喫。養肥了獅虎鷹隼，牠們在天空，巖角，大漠，叢莽裏是偉美的壯觀，捕來放在動物園裏，打死製成標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但養胖一羣癩皮狗，只會亂鑽，亂叫，可多麼討厭！』（半夏小集——作家一卷二期）

這是魯迅先生的做人。

『實事求是』，切實而反誇張，進取而反盲動，澈底的現實主義的精神，一切都取決於實際內容的檢討，不爲任何的假面所掩蔽——

『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罷，但那不是我。』（寫在『墳』後面——墳）

『必須敢于正視，這纔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倘使并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麼氣候。』『然而倘以欺瞞的心，用欺瞞的嘴，則無論說A和O，或Y和Z，一樣是虛假的。』（論睜了眼看——墳）

『那種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輕易認陷別人爲「內奸」，爲「反革命」，爲「托派」，以至爲「漢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爲他們巧妙地格殺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顧革命的大衆的利益，而只藉革命以營私。』（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作家一卷五期）

這是魯迅先生的認識方法，他一貫的接近問題、把握問題的態度。

無情地掃蕩一切各式各樣的市僧投機分子，永久的不妥協——

不管是什麼『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以及『革命家』；不管他打着怎樣好的招牌：『學問、道德、國粹、民意、公義……』以及『前進，革命』；不管他是做假或裝死，辱罵或點頭招呼，『親善』或陰謀陷害；都『舉起了投槍』。只要他始終是敵人。（見這樣的戰士——野草）

不管他正當得意之際，或才一時失掉了主子，或尚未找到主子，都要打；就是打落水裏，也『非又從而打之不可』。只要他始終是要咬人的狗。（見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墳）這是魯迅先生的戰鬥原則。

由這裏，我們得到了最健康的思想精神的教育，最寶貴的革命的遺產。由這裏，

我們找着了中國民族革命解放鬥爭形態底最高的、最好的一面，整個鬥爭精神底聖潔的化身。至於魯迅先生的奠下中國文藝創作活動的最健康的基礎，現實主義的建立、寫作風格的創造、『雜文』——特殊的戰鬥文體的開拓，以及中國現代藝術基礎的培養、介紹翻譯等事業的建樹，不僅僅做了我們底M·高爾基，而且還擴大的做了我們底A·普式庚的事，和這比較起來，是還得列在其次的。

有些人想將魯迅先生的偉大意義局限在『文化運動』或『文藝運動』的範圍裏，而將他對整個革命鬥爭的思想指導作用忽視，抹殺或輕視他社會政治思想的寶貴內容及這內容的社會意義，那是決定地錯誤的。在我們底革命鬥爭的實際中，『正確理論』的接受往往不十分成爲困難，但每當這『接受』應用到實踐——執行的時候，便往往表現了非常的困難，甚至其結果會恰好相反。這爲什麼呢？是：是基本的認識能力不充分，『自立性』的不足。換句話說，也就是『魯迅思想教育』的沒有得到足夠的成功的結果：在『做人』的鍛鍊、『自立』的根基的培養上；在認識方法的基本把握上；在戰鬥精神的原則之正確的理解上。『自立的』觀點沒有足夠的把握，空架子擺去擺來是總會翻筋斗的，在目前，這還有原則意義的基本決定的內容。而在這點

上，在『基本的』思想形態底特徵上，在約瑟夫那裏表現出來的，在魯迅先生這裏也同樣的表現出來。

然而，魯迅先生底『導師』的這姿態，離着被真實地理解還很遠。

魯迅先生由最初（著名的是與『現代評論派』的鬥爭）到最近（一九二八、一九三六）所執行的鬥爭，都有着一個特點。這特點是：通過個人的活動去暴露和打擊某種社會思想和社會現象。這特點一貫的被保留下來，甚至完全沒有因為何凝（瞿秋白）先生的評價而緩和。（見魯迅雜感選集序言第二〇頁）於是乎『私人！』『私人！』的呼斥聲，直擁擠到了他的死為止。然而，問題是應當這樣來解釋的麼？未必吧？

這問題，何凝先生在一九三三年有過很好的說明。首先他說：

『……現在的讀者往往以為華蓋集正續編裏的雜感，不過是攻擊個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經不大知道「陳西滢」等類人物的履歷，所以不覺得很大的興趣。其實，不但「陳西滢」，就是「章士釗（孤桐）」等類的姓名，在魯迅的雜感裏，簡直可以當做普通名詞讀，就是認做社會上的某種典型。」（魯迅雜感選集序言）